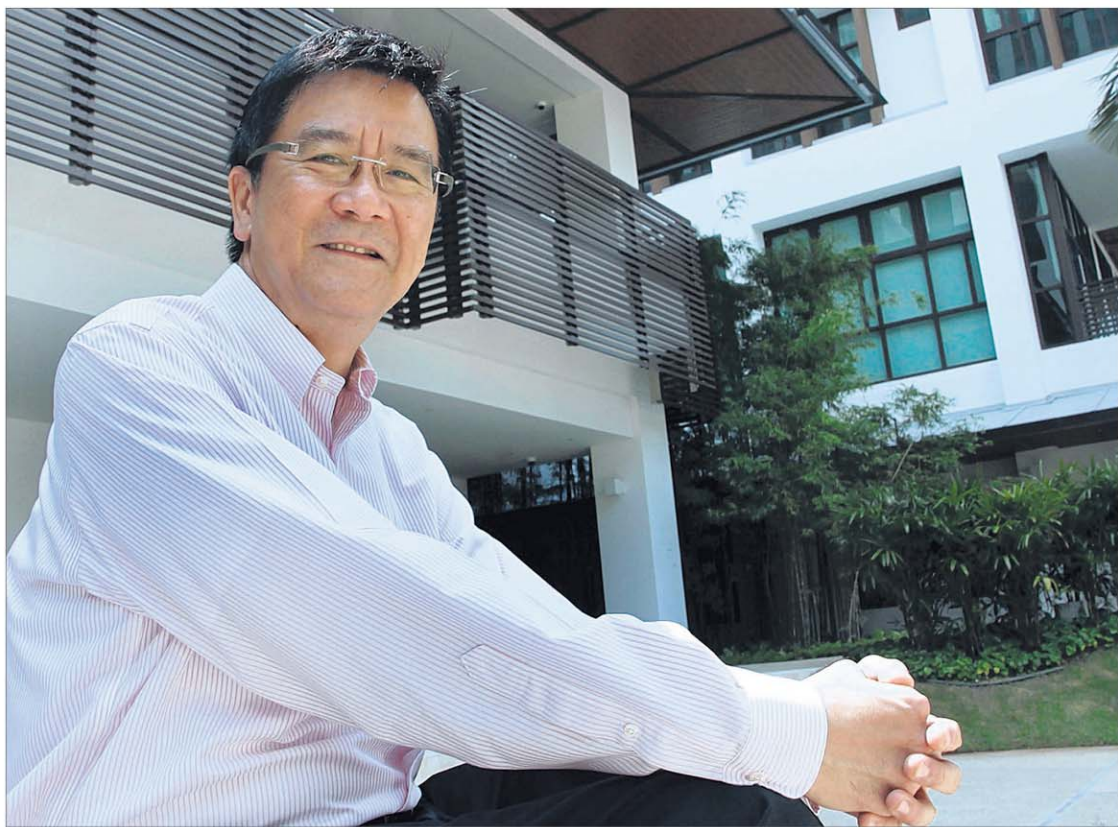


赖载兴：学贯中西是我们办学目标之一



赖载兴7月上任成为耶鲁—国大院的执行副校长（学术事务），目前办公处在国大大学城的第四寄宿型学院，学生明年8月开学后将暂时在这里上课，直到学院于2015年竣工。（熊俊华摄）

登上世界大学排行榜

国大不可能没学术自由

即将在明年8月开课的耶鲁—国大学院目前招到约50名学生，是预定目标的三分之一。

赖载兴说，今年招生的目标原锁定明年升大学的国民服役人员，却意外招到一些不介意多等一年才上大学的女生。至于教员人数，已征聘了38人，今年还会再聘十多人，最终目标是100人。

前些时候，耶鲁大学一些教员对两院合作传出反对声，认为新加坡没有人权，担心教授的学术自由会受限制等。对此，赖载兴说，国大聘请的外国教授比率不低，今天能在世界大学排名上占一席之地，不可能没有学

术自由。

他也指出，其实国大在推行新的课程或是教学上，在还未定案之前都会先与教职员沟通，达成共识后才定案。“对我们而言，这是很自然的事，所以没有把这些东西摆在台面上……但耶鲁大学的教授可能不知道。”

因此，院方计划邀请耶鲁大学的教授来新亲身体会。他说：“新加坡社会跟七八十年代完全不一样了，我刚到新加坡的时候，日本的喜多郎也来了，那时候他头发太长不得入境。最近他又到新加坡来，头发还是那么长，却能入境了，而且依旧受欢

迎。”

至于学生言论和活动的自由度，赖载兴说学生可以根据自己的兴趣或看法自由地组织活动，但不能在学校成立政党支部或煽动情绪。

“对我们来说这不算是特别的限制，而是社会和谐存在自然的大规律。这和能自由地讨论不同的看法及观点同样重要。”

他也不觉得学生须要通过游行和抗议来表态，因为校内已有表达看法的渠道。他说：“我们希望学生不单是把耶鲁—国大当成念书的单位，而是当作自己的家。你会在你家做这样的事吗？”

访谈中，赖载兴一再强调新学院无意复制耶鲁或国大，或是训练专科学生；而是要培养学贯中西、了解世界的学生，这与他自己的背景一致。

他从小在马来西亚的华校念书，目前在新加坡掌管一所美国品牌学院；他的专科是物理，却心系人文艺术。

前上司以“深谋远虑”形容他，他则以“罗曼蒂克”来形容自己的教学理念。

理性与感性的交融、学贯中西，让物理教授赖载兴（60岁）成为协助管理新加坡首个博雅学院的理想人选。

耶鲁—国大学院（Yale-NUS College）5月公布领导班子，赖载兴是三名核心人物之一，也是唯一的新加坡公民。他曾先后担任新加坡国立大学理学院院长和学术人员事务副教务长，在7月正式成为耶鲁—国大院的执行副校长（学术事务），负责教员招聘、课程规划和住宿生活等一切与学生学习相关的事务。

赖载兴在马来西亚怡保长大，目前是新加坡公民。从马来西亚的华校毕业后，他先后到美国芝加哥大学和丹麦哥本哈根的玻尔研究所深造。他的第一份工作是在国大前身——新加坡大学授课，曾在数学、物理和计算科学等多个院系任教，并在2000年成为国大理学院院长，2003年成为学术学院院长。

尽管留学时喝的是洋墨水，赖载兴却是不折不扣的华校生，小学中学读的是鲁迅和巴金作品，最爱看报刊连载的武侠小说，他也醉心于汉赋、唐诗和宋词。整个访问他都以流利的华语与记者畅谈。

谈起成长经历，他说小时候家境不好，母亲教育程度不高，却对他们三兄弟尤其是他这个长子的要求很高。“我记得母亲会坐在教室门外紧盯着我写字，每次字写歪一点，她的手就会伸进来捏一捏。哈！不过这也养成了我日后做事小心、谨慎、透彻的态度。”

18岁只身到芝加哥大学念物理

由于家中没有女儿，洗衣和烧饭等家务都由他们三兄弟包办，就连枕头套也都是自己绣的。

中学毕业后，考虑到在马来西亚念大学的费用高，加上还有两个弟弟要念书，赖载兴于是申请报读美国大学，因为美国学校提供助学金。

就这样，他18岁只身到芝加哥大学念物理，念完大学再念研究生，对学术的热爱也在这时期萌芽。

在美国所接受的博雅教育为他开启另一道文学大门，让他见识到西方有许多了不起的文学家和哲学家，也正是这段经历，让他毅然接下了耶鲁—国大的领导棒子。在这里，人文科和博雅教育是所有学生必修的基础课程。“从文学到音乐，从对科学的兴趣到求学态度，（博雅教育）对于塑造完整的我是很重要的。接下耶鲁—国大的工作，给了我一个机会去付诸行动。”

因此在课程方面，耶鲁—国大学院也为所有学生设计一套本科以外的共同课程。无论任何学科的学生都必修科学探究、哲学与政治思想、定量推理和现代社会学等共11个科目。这些课程分布在四年课程中，以第一年须修读的共同课程最多。

科学与人文艺术缺一不可

科学与人文艺术两个看似“水火不容”的学问领域，对赖载兴来说却是缺一不可，甚至引用了《甜心先生》（Jerry Maguire）电影里的经典台词“You complete me”（你使我变得完整）来形容人文艺术对他的影响。

他坦言，对搞科学的人来说，文学有太多的变数，不像做科学实验能控制所有的变量。“但文学之所以是文学，是因为它能引领你到另一个境界。”

他特别欣赏中文诗词的意境美，在学院的两间办公室分别挂了诗人李白和元曲名家马致远的作品。

访谈中，赖载兴一再强调新学院无意复制耶鲁或国大，或是训练专科学生；而是要培养学贯中西、了解世界的学生，这与他自己的背景一致。

“美国的博雅教育，内容最多是涵盖罗马和古希腊，但很多人都说这个世纪是属于亚洲的包括中国和印度，如果不把它们包括在博雅教育里面，我觉得说不过去。学贯中西是我们办学的目标之一。因此，中国的《论语》和《孟子》，印度的史诗罗摩衍那（Ramayana）都可能是很多耶鲁—国大学生必读的读物。”

尽管留学时喝的是洋墨水，赖载兴却是不折不扣的华校生，小学中学读的是鲁迅和巴金作品，最爱看报刊连载的武侠小说，也醉心于汉赋、唐诗和宋词。